

害羞與婚姻親密度及寂寞之關係： 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分析

蘇素美 吳裕益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已婚者的害羞、婚姻親密度與寂寞之關係，檢驗害羞是否透過婚姻親密度來影響寂寞，也就是分析婚姻親密度的中介效果，並考驗不同性別的受試在徑路模式上的等同性。本研究以 421 位已婚者為研究對象，以「害羞量表修訂版」、「婚姻親密度量表」及「寂寞量表」為研究工具，採用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的主要結果如下：

1. 婚姻親密度會部分中介害羞對寂寞之影響，害羞對婚姻親密度和寂寞有直接效果，婚姻親密度對寂寞有直接效果，而害羞會透過婚姻親密度而對寂寞有間接效果。
2. 男女生在本研究模式上具有等同性，而男女生的結構平均數並沒有顯著差異。

關鍵詞：害羞、婚姻親密度、寂寞、結構方程模式

蘇素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通訊作者：t1696@nknucc.nknu.edu.tw)

吳裕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壹、緒論

害羞是描述個體在社交情境中感到不安和抑制的常用名詞，很多人在特定的時間或者特定的情境會稱呼他們自己害羞。這種情境性的害羞(situational shyness)是一種短暫的情緒狀態(Cheek & Briggs, 1990)。但是，有證據顯示：對某些人而言，害羞是一種穩定且持久的人格特質，也就是所謂的「性情上的害羞」(dispositional shyness)，個體在他人面前所經驗到的不安和抑制，反映了一種持久的傾向或性情，而不只是對某些特定或暫時的情境之反應，心理學家已證實害羞是一種人格特質(Browne & Howarth, 1977; Cattell, 1965)。也指出，對害羞者而言，害羞乃是一種穩定且持續的人格特質，而非短暫的情緒狀態。本研究也是將害羞定義為一種人格特質，具有這種特質的人在社會情境中易產生內在主觀的焦慮，傾向於逃避可能引起別人注意的情境，在社會互動中會抑制自己的行為表現，因而無法適當地與人交往，並經常會有消極的認知，負面的情緒，笨拙的外顯行為，以及不舒服的生理現象（蘇素美，1996）。

研究發現，害羞者給人較為負面的印象(Herbener, 1993; Jones & Carpenter, 1986)，這對其人際關係的建立較為不利，尤其是對於需要高度自我肯定和主動性的異性關係之發展，害羞似乎是一種障礙。Zimbardo(1977: 80)認為害羞者缺乏將認識的人轉化為朋友的能力，更無法將朋友的關係發展成為愛人。Maroldo(1982)的研究結果支持了 Zimbardo 之觀點，害羞確實會阻礙個體進入兩性交往的長期關係，如愛情和友誼的發展，而且他們要比非害羞者花更長的時間和異性形成戀愛的關係(Asendorpf, 2000)。Jones 和 Carpenter(1986)指出，探討害羞與個體的親密及長期關係的研究並不多，不過，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讓我們了解害羞對個體發展社會關係的影響、對關係滿意

的程度，以及關係維持的情況。研究者透過文獻的蒐尋，發現研究害羞與兩性關係的主題並不多，只有一篇以夫妻為研究對象，探討害羞和婚姻關係的議題(Baker & McNulty, 2010)，而探討害羞和寂寞關連的研究，並沒有觸及已婚者的族群。由於在害羞的研究領域中，大多以未婚者為研究對象，針對已婚者的研究很少，因此，本研究可以補足文獻上的缺憾，並對害羞者在婚後的適應情況有所了解，以提供諮商輔導實務上之參考。研究者想要了解害羞對個體長期關係的影響，因此，乃以已婚者為對象，探討害羞對婚姻親密度與寂寞的影響，以及婚姻親密度和寂寞之間的關係，並了解婚姻親密度在害羞對寂寞之影響的中介效果，探討害羞是否會透過婚姻親密度而對寂寞產生影響。

以下針對「害羞與婚姻親密度」、「婚姻親密度與寂寞」、「害羞與寂寞」以及「婚姻親密度在害羞對寂寞之影響的中介效果」四方面進行探討。

一、害羞與婚姻親密度

由於缺乏害羞與婚姻親密度兩者之間的研究，因此，研究者首先從實徵研究中歸結出影響婚姻親密度的因素，再檢核害羞者是否具備這些能力。

Meeks、Hendrick 和 Hendrick(1998)研究發現，包括觀點取替、自我揭露、衝突策略和關係能力等溝通的相關變項，可以顯著預測情侶間關係的滿意度。而 Flora 和 Segrin(1999)也發現衝突管理、情緒支持和自我揭露等社交技巧，和個體的關係滿意度成正相關，社交技巧可以顯著預測關係的滿意度。Lawrence 等人(2008)的研究則發現，溝通和衝突管理的能力可以預測夫妻在婚姻滿意度的改變。可見，溝通、社交技巧和個體的關係技巧能力，對情侶的關係滿意度或是已婚者的婚姻滿意度有所影響。而除了探討溝通相關因素以及社交和關係技巧能力之外，也有研究針對情緒技巧(emotional skillfulness)進行探討。研究發現情緒的辨識能力和溝通情緒的能力與個體的婚姻

調適有相關存在，而婚姻的親密感是情緒技巧和婚姻調適的中介變項(Cordova, Gee, & Warren, 2005)。情緒技巧會經由其對親密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個體對婚姻的滿意度，情緒技巧可以預測婚姻的健康(Mirgain & Cordova, 2007)。而 Waring 和 Chelune(1983)以及 Chelune 等人(1984)的研究發現個體自我揭露的行為，分別可以解釋婚姻親密度 50%及 71%的變異量，可見自我揭露行為也是影響婚姻親密度的重要變項。至於 Kirby、Baucom 和 Peterman(2005)的研究則發現，夫妻之間積極與正向的溝通可以提升彼此的親密滿意度。

由上述的文獻分析可知，個體的觀點取替能力、溝通和衝突管理能力，以及情緒技巧能力、自我揭露行為皆會影響其在婚姻當中所感受到的婚姻親密程度，或是婚姻的滿意程度。而這些促進婚姻親密度的能力，大多是害羞者所缺乏的特質，害羞的相關研究發現：害羞者無法進行有效的談話，給予對方的反應較少(Briggs, Cheek, & Jones, 1986)，缺乏與人互動的溝通技巧(Miller, 1995; Watson, 1987)。與非害羞者相較，害羞的大學生在社交情境中更無法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想法(Bruch, Berko, & Haase, 1998; Duran & Kelly, 1989; Prisbell, 1991)。害羞的青少年較不會主動和別人討論問題、較少和別人合作，或者說出自己的想法，也比較不會管理家庭中的人際衝突(Caprara, Steca, Cervone, & Artisticco, 2003)，更不敢揭露有關自己的一些事情或個人的內心感受(Matsushima, Shiomi, & Kuhlman, 2000)。

經由上述的研究證實，害羞者本身確實較缺乏社交技巧，而且在溝通能力上的表現也較差，本身也較缺乏自我揭露的特質。長期的研究發現害羞的特質不只讓害羞男生更晚結婚(Caspi, Elder, & Bem, 1988; Kerr, Lambert, & Bem, 1996)，而且也可能影響其婚姻的滿意度。Möller 和 Stattin(2001)以瑞典長期研究的資料，探討在青少年被母親評為害羞的人，在中年時他們與配偶或是同居者的關係滿意度，結果發現，那些被母親評定在青少年時與朋友的關

係是害羞的男生，在 20 年後更不滿意他們和另一半的關係，顯示害羞對男性關係滿意度的負面影響。至於探討害羞和婚姻滿意度的研究，則只有 Baker 和 McNulty(2010)的一篇文獻，研究發現夫妻自覺的害羞程度和婚姻滿意度成負相關，而害羞和個體 6 個月之後的婚姻滿意度也有顯著的負相關，可見，害羞和個體的婚姻滿意度，以及往後婚姻滿意度的下降有所關連。

二、婚姻親密度與寂寞

Barbour(1993)指出，不論婚姻的品質為何，一般人相信婚姻可以抵禦寂寞，因為結婚之後，身邊會有一個伴侶，但是，卻忽略了婚姻關係的品質，才是預防寂寞的重要因素。曾文志(1996)指出，多數人選擇進入婚姻，以為從親密關係的互動中可以找到心靈相繫的伴侶，但婚姻的現實與品質，衝擊著個體對婚姻的憧憬與渴望，而婚姻中親密關係的不足，亦容易造成婚姻品質的下降，讓個體產生寂寞感，甚至可能會導致離婚的發生。吳靜吉(1999)表示即使擁有理想中的伴侶，寂寞也不見得會自然消失。有研究指出，個體在婚姻中感受到中等以上程度的寂寞感(李怡萍, 2006; Levine, 2000; Olsen, 1980)，Olsen(1980)訪談 16 位已婚女性，發現她們對婚姻的不平來自於丈夫沒有太多的情感反應，讓她們情感上的需求無法獲得滿足。而先生缺乏彈性，以及夫妻之間情感上的隔離是造成婚姻中寂寞的主要原因。Levine(2000)訪談 60 位已婚但沒有小孩的夫妻，發現受試者在婚姻中都普遍感到寂寞，而夫妻之間欠缺親密感，及婚姻品質的不良，和寂寞感有密切的關聯。李怡萍(2006)以量化研究探討 212 對夫妻的婚姻親密度和寂寞的關係，結果也發現夫妻有中等程度的寂寞感受，而婚姻親密度對寂寞有顯著的預測力。張欣怡(2007)以質性深度訪談的方式，探究親密關係中的寂寞經驗、適應方式及其對關係的影響，訪問 2 位已婚及 3 位有固定情侶的受試，結果發現，愛的需求和被瞭解的期待無法滿足時，

個體容易產生寂寞感。

Newman 和 Newman(1981)指出，親密是一種彼此信任、彼此了解的感受，可以相互分享內心的喜怒，或者給予彼此相互的支持。如果缺少了親密的感受，人們將會感到沮喪或疏離。Demir 和 Fisiloglu(1999)以 58 對土耳其的夫妻為研究對象，探討婚姻適應與寂寞的關係，結果發現婚姻適應和寂寞成顯著的負相關，可見已婚者的婚姻適應情況與其寂寞感受有所關連。Prager 和 Duhmester(1998)的研究指出，親密度可以提升個體的婚姻滿意度，而研究也顯示，需要的滿足可以降低個體的寂寞，提升其快樂的感受 (Prager&Duhmester, 1998; Sandhya, 2009)。因此，研究者假定個體在婚姻中所感受到的婚姻親密度將會影響其寂寞感。

三、害羞與寂寞

有關害羞與寂寞的研究皆證實兩者之間存在著正相關，愈害羞的人其寂寞感也愈高(蔡銘津, 2004；蘇素美, 1995, 1996, 2010；Booth, Bartlett, &Bohnsack, 1992; Ishiyama, 1984; Jackson, Fritch, Nagasaka, & Gunderson, 2002; Jones & Carpenter, 1986; Kamath&Konekar, 1993; Maroldo, 1981; Mehrabian&Stefl, 1995)，但上述的研究大多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沒有針對已婚者進行探討，因此，有關害羞者進入婚姻之後，個體寂寞情況的相關研究仍付之闕如。害羞者在與戀人進入婚姻之後，是否其寂寞感會因有了伴侶而消失，還是進入婚姻之後害羞者仍會感到寂寞呢？這是一個很值得去探究的議題。

由於進入婚姻之後，個體所要面對的人際關係議題更為多元與複雜化，除了與配偶的磨合之外，更需要與姻親們互動，所要扮演的角色也更為多樣化，需要個體努力的調適。而婚姻的調適是不斷持續的過程，一旦有了孩子，夫妻之間所要面對的溝通議題又更多元。研究者認為較欠缺溝通與社交技巧的害羞者，在面臨婚姻的諸多發展任務時，害羞的特質會影響其婚後的適應，又外加要去進行更多的協調與

溝通，因此，很可能讓害羞者即使在婚姻當中，也會感受到寂寞。

四、婚姻親密度在害羞對寂寞之影響的中介效果

經由上述的文獻分析可知，研究發現支持害羞者本身較缺乏社交技巧，溝通能力較差，而且缺乏自我揭露的特質(Bruch et al.,1998; Caprara et al., 2003; Duran & Kelly,1989; Matsushima et al.,2000; Miller,1995; Prisbell, 1991)，而這些特質皆被研究發現是促進婚姻親密度或關係滿意度的重要因素(Chelune et al., 1984; Cordova et al., 2005; Flora &Segrin,1999; Lawrence et al., 2008；Meeks et al., 1998; Mirgain& Cordova, 2007; Waring&Chelune, 1983)，可見害羞者本身缺乏促進婚姻親密度的能力，可能造成自己或配偶婚姻親密度的不足。而研究也證實，在婚姻中如果無法獲得情感需求的滿足，夫妻之間缺乏親密感，會影響個體對婚姻的快樂感受(Sandhya,2009)，以及婚姻的品質(Harper et al., 2000)和婚姻的滿意度(Prager&Duhremester, 1998)。而研究也指出，造成婚姻中寂寞的主要因素，除了夫妻之間情感的隔離，愛的需求未獲滿足之外(張欣怡, 2007；Olsen, 1980)，夫妻之間欠缺親密感和婚姻品質的不良，都和寂寞有密切的關聯(Levine, 2000)。

研究者認為害羞者本身缺乏社交技巧與溝通能力，因此，在面對婚姻中需要與配偶或家人溝通與協調的情境，比較無法進行有效的對話，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也比較不敢主動和配偶或其他的家人討論問題，處理婚姻中所發生的人際衝突之能力也較差，更不敢自我揭露自己的內心感受，因而造成其在婚姻中情感需求未獲滿足，婚姻親密度較低。而這種缺乏與別人在情感上的親密感受，也就是 Weiss(1982)所指的情緒性寂寞(emotional loneliness)，主要是因為缺乏與別人親近及滿意的親密關係而形成的。因此，害羞者在婚姻當中所感受到的寂寞，有可能是由於其所感受到的婚姻親密度不

足所致。所以，研究者認為婚姻親密度會中介害羞對寂寞之影響，害羞的特質讓已婚者感受到較少的婚姻親密度，而婚姻親密度的不足，則讓其在婚姻中感受到寂寞。

基於上述文獻之分析，研究者假定害羞對個體的婚姻親密度和寂寞會有直接的影響，而婚姻親密度對寂寞也會有直接的效果，另外，害羞也會透過婚姻親密度對個體的寂寞產生間接的影響，亦即婚姻親密度會中介害羞對寂寞之影響。

至於性別上的差異，Möller 和 Stattin(2001)以瑞典 131 位已婚或同居者為對象，發現在青少年被母親評為與朋友的關係是害羞的男性，在中年時更不滿意他和伴侶之間的親密關係，但女性青少年時的害羞分數則無法有效預測中年時的關係親密度。而 Baker 和 McNulty(2010)以美國的夫妻為對象，探討害羞和婚姻的關係，結果發現：夫妻的害羞都和婚姻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而且也與他們在 6 個月後婚姻滿意度的下降有顯著的關連，男、女生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對於這樣不一致的研究結果，是

因為害羞測量時間上的差異所造成，還是因為社會文化之差異的原因，這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因此，研究者想要進一步了解不同性別的害羞者，在進入婚姻之後，其所感受到的婚姻親密度及寂寞感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透過上述的研究動機與文獻探討之敘述，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探討害羞、婚姻親密度及寂寞的關係，並考驗婚姻親密度在害羞對寂寞之影響的中介效果。
2. 檢驗不同性別的受試之徑路模式等同性，並比較兩個群體的結構參數之差異情形。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已婚者的害羞、婚姻親密度與寂寞之關係，並考驗婚姻親密度在害羞對寂寞之影響的中介效果，茲將本研究的架構以圖 1 表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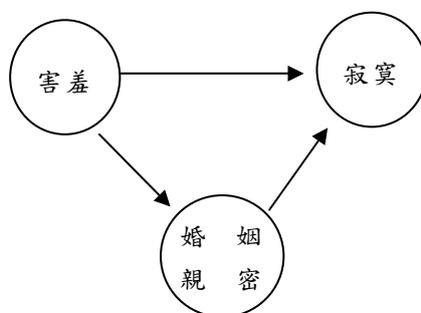


圖 1 本研究模式圖

二、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的研究設計，本研究有下列五項的研究假設：

- 假設 1：害羞對婚姻親密度有直接效果。
- 假設 2：害羞對寂寞有直接效果。
- 假設 3：婚姻親密度對寂寞有直接效果。
- 假設 4：害羞會透過婚姻親密度對寂寞具

有間接效果。

- 假設 5：男女生在測量加權上有差異。
- 假設 6：男女生在結構加權上有差異。
- 假設 7：男女生在結構共變上有差異。
- 假設 8：男女生在結構殘差上有差異。
- 假設 9：男女生在結構平均數上有差異。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乃是已婚的 421 位成人，研究者以參與軍訓教官班之學員，以及進修學院的碩士班學生為主要的調查對象，受試的教育程度皆已大學畢業，有一些已取得碩士學位。其中男性 163 人，女性 257 人，1 位未填答性別。而在職業部分，有一半是教師，近三成八為軍訓教官，受試之年齡以 30-49 歲居多，婚齡的分佈，從未滿 1 年到 15 年以上都有，其分佈的區間尚稱平均，每個區間約各佔兩成多。

四、研究工具

(一) 害羞量表修訂版

本量表是蘇素美、吳裕益（2008）運用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將蘇素美（1996）所編製的 48 題害羞量表加以修訂而成的簡版。全量表為 24 題，分成害羞外顯因素（即害羞的行為、生理及情緒層面）與害羞內隱因素（害羞的認知層面），SEM 所建構的模式具有良好的適配度，潛在變項的成分信度分別為 .854 及 .773。而在信度方面，研究者以本次的受試進行信度考驗，所得的 α 值，分別是外顯因素：.910；內隱因素：.843，全量表則為 .933。

(二) 婚姻親密量表

本量表是曾文志（1996）參照 Schaefer 和 Olson (1981) 所發展的「人際關係中個人的親密診斷量表」(The Personal Assessment of Intimacy in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PAIR 量表) 之架構，以及相關文獻與量表，同時在兼顧國情的差異之下，加以統整編製而成的。原量表定名為「成年早期婚姻親密量表」，共可測得七種婚姻親密類型，分別是：情感親密、社會親密、身體親密、精神親密、休閒親密、性親密以及認知親密。因本研究的對象不限於成年早期，因此將其稱為「婚姻親密量表」，而且因時代較為久遠，因此，在取得原編製者的同意之下，依本研究之目的，對此量表進行修訂。首先在項目分析方面，研究者計算各題與各分量表

總分及總分校正後之相關，以及刪題後之 α 值，以作為刪題之參考。結果發現，各題與分量表總分及總分校正後的相關皆在 .3 以上。因此，研究者保留全部 42 題進行因素分析。而在效度考驗方面，研究者將本量表測量婚姻親密度的 42 個題目（反應心向分量表除外）進行因素分析，以主軸法 (principal-axis factoring) 來進行粹取。因為因素間之相關介於 .353~.707 之間，因此決定採用斜交轉軸 (oblimin)。在進行第一次因素分析時發現因素三只有包含 40 及 44 兩個題目，因題目太少，因此，予以刪除，之後再進行第 2 次因素分析，結果產生四個因素。

因素一有 21 個題目，包含原屬於認知上親密及精神上親密的所有題目，而休閒的親密及情感的親密各有 5 題，以及 1 題社會性親密。因其大多屬於心理層面的親密度，因此，將其定名為「心理親密度」。因素二則包含所有的性親密之題目；因素三包含 5 題社會性親密及 1 題休閒的親密；因素四則包含所有身體的親密及 1 題情感親密，研究者參照其原來之建構，分別將其定名為「性親密度」、「社會親密度」及「身體親密度」。修訂後的婚姻親密量表共有 40 題，包含四個因素，總共可以解釋婚姻親密度 68.284% 之變異量。在信度考驗部分，研究者求得各分量表之 α 值為，心理親密度：.978；性親密度：.943；社會親密度 .885；身體親密度：.924，而整個量表之 α 值為 .982。

(三) 寂寞量表

本量表是王以仁（1989）翻譯的「加州大學寂寞量表修訂版」(The revised UCLA Loneliness Scale, Russell, Peplau, & Cutrona, 1980)。王以仁並未將此量表進行因素分析，因此，只求得寂寞的總分。因此量表年代較久，所以，研究者對其進行修訂，並透過因素分析來了解其建構。因為各題與總分之相關都在 .4 以上，與量表總分校正後之相關皆在 .356 以上，因此，研究者乃保留所有的題目進行效度考驗。在效度分析方面，研究者以主軸法來進行因素

分析，因為因素之間的相關介於 .442~ .488 之間，因此，乃決定採用斜交轉軸，結果產生三個因素。因素一有 10 個題目，為原量表的正向題，而因素二有 7 個題目，因素三有 3 個題目，分別是原量表的反向題，研究者依其內涵之意義，分別將三個因素定名為「孤單無助」、「社會疏離」及「孤立無援」，三個因素總共可以解釋 48.414%的寂寞變異量。在信度分析部分，研究者求得各分量表之 α 值為，孤單無助：.881；社會疏離：.860；孤立無援：.759，而整個量表之 α 值為 .917。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Amos7.0 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軟體檢驗

所建立的模式之適配度，並評估婚姻親密度在本研究模式中的中介效果。其次以 Amos 多群體分析(Multiple-Group Analysis)檢驗不同性別受試的徑路模式等同性，並比較兩個群體的結構參數之差異情形。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模式適配度考驗

表 1 是理論模式當中九個觀察變項的相關係數矩陣，九個觀察變項之間皆達 .01 的顯著水準。以下分別從基本模式適配度、整體模式適配度與內在模式適配度三方面來評鑑理論模式是否能解釋實際觀察所得的資料。

表 1

九個觀察變項的相關矩陣 (N = 421)

變項	害羞 外顯	害羞 內隱	心理親 密度	性親 密度	社會親 密度	身體親 密度	孤單 無助	社會 疏離	孤立 無援
害羞 外顯	1.00								
害羞 內隱	.819	1.00							
心理 親密度	-.174	-.176	1.00						
性親 密度	-.219	-.222	.764	1.00					
社會 親密度	-.225	-.185	.794	.608	1.00				
身體 親密度	-.164	-.172	.824	.755	.694	1.00			
孤單 無助	.414	.349	-.337	-.302	-.330	.295	1.00		
社會 疏離	.470	.426	-.374	-.324	-.384	-.330	.552	1.00	
孤立 無援	.274	.219	-.290	-.234	-.212	-.211	.518	.652	1.00
M	35.216	36.090	74.152	21.382	18.782	23.736	17.076	14.770	5.328
SD	8.348	7.218	17.579	5.204	5.070	6.239	4.704	3.975	1.850

(一) 模式的基本適配度檢定

Bagozzi 和 Yi(1988)認為較重要的模式基本適合標準有以下幾項：1. 不能有負的誤差變

項；2. 誤差變異必須達 .05 的顯著水準；3. 估計參數之間相關的絕對值不能太接近 1；4. 因素負荷量不能太低（低於.5）或太高（高於.95）；5. 不能有太大的參數估計之標準誤。從表

2 可知未標準化的所有估計值都沒有負的誤差變異，而且誤差變異數皆達 .05 顯著水準；因素負荷量除了 λ_{11} 為 .98； λ_{21} 為 .95 之外，其餘皆介於 .64~ .88 之間，大多符合「不低於 .5 或不高於 .95」的情形。至於估計參數間相關的絕對值不能太接近 1 之標準，從報

表中發現參數間相關的絕對值有 3 對在 .8~ .9 之間，1 對 .664，1 對 .592，其餘皆介於 .001~ .459 之間，符合估計參數之間相關的絕對值不能太接近 1 之標準。至於參數估計的標準誤介於 .010~ .0109 之間，沒有過大的標準誤，因此符合基本模式適配度之檢定標準。

表 2

各估計參數顯著性考驗及標準化係數

估計參數	未標準化			標準化係數
	估計值	S.E.	C.R. (t 值)	
λ_{11} (害羞→害羞外顯)	1.00			0.977
λ_{21} (害羞→害羞內隱)	0.741	0.054	13.851***	0.838
λ_{32} (婚姻親密度→心理親密)	1.00			0.952
λ_{42} (婚姻親密度→性親密度)	0.251	0.011	23.507***	0.809
λ_{52} (婚姻親密度→社會親密)	0.247	0.010	24.968***	0.817
λ_{62} (婚姻親密度→身體親密)	0.325	0.012	27.876***	0.872
λ_{73} (寂寞→孤單無助)	1.00			0.881
λ_{83} (寂寞→社會疏離)	0.934	0.074	12.654***	0.644
λ_{93} (寂寞→孤立無援)	0.555	0.033	17.034***	0.777
γ_{11} (害羞→婚姻親密度)	-0.437	0.109	-4.020***	-0.213
γ_{21} (害羞→寂寞)	0.146	0.018	8.116***	0.434
β_{21} (婚姻親密度→寂寞)	-0.054	0.008	-6.910***	-0.332

(二) 整體模式適配度檢定

整體模式適配度係在評鑑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亦即評量模式的外在品質。

本研究的整體適合度標準如表 3 所示。

表 3

本研究整體模式適配度指標

	χ^2	df	p 值	GFI	AGFI	NFI	RFI	IFI	NNFI	CFI	RMSEA	SRMR
本研究模式	100.771	24	.000	.949	.904	.959	.939	.969	.953	.968	.087	.055
虛無模式	2466.642	36	.000	.379	.224	.000	.000	.000	.000	.000	.401	

由表 3 可知，雖然 χ^2 達顯著水準，但吳裕益 (2013) 認為研究樣本數越多，自由度越大， χ^2 本來就會越大，所以 χ^2 值是否達顯著此項指標只能作為參考。陳正昌和程炳林 (1998

) 也指出過去評鑑模式的整體適配標準常以 χ^2 值是否達成顯著為目標，但是 χ^2 值常受樣本人數大小的影響，一旦樣本人數很大， χ^2 值容易達顯著水準，模式很可能被拒絕而宣稱理論模

式和觀察資料不適合，除了 χ^2 值因樣本人數大而達顯著外，其餘適合度指標，如 GFI = .949；AGFI = .904；NFI = .959；RFI = .939；IFI = .969；NNFI = .953；CFI = .968，均在理想數值 .90 以上，至於標準化殘差均方根(SRMR)反映的是相關矩陣殘差的大小，故其值愈小表示模式的適合度愈佳，吳裕益（2013）認為 SRMR 必須低於 .05，而本研究的值則等於 .055，尚在可接受的範圍，相較於虛無模式的適合度指標，本研究模式的整體模式適合度相當理想，可見此理論模式可以用來解釋實際觀察的資料。

一般而言，模式越複雜， χ^2 值就越小，也就是適合度越佳，但是卻越不具實用性。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BCC(Browne-Cudeck Criterion)、BIC(Bayes Information Criterion)、CAIC(Consistent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等指數是在求得模式複雜與簡約之間的平衡，同時考慮 χ^2 值與欲估計之參數個數，AIC 等指數越小表示越有可能找到適合的模式（吳裕益、林月仙，2000）。本研究的理論模式之簡效性指數，AIC = 142.771；BCC = 143.796；BIC = 227.666；CAIC = 248.666 比獨立模式的數值要小很多，符合理論模式的簡效性指數要小於獨立模式的準則。其次，簡約－調整量數 (Parsimony-Adjusted Meas-

ures)PNFI = .639；PCFI = .646，均大於 .50，顯示模式的精簡適合度屬於中等程度。

（三）模式內在結構適合度檢定

模式內在結構適合度是在評鑑模式內估計參數的顯著性、各指標與潛在變項的信度，也就是在評量模式的內在品質，本研究參考 Bagozzi 和 Yi(1988)所建議之標準，認為模式內在結構適合度應符合下列標準：1. 個別項目的信度(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在 .50 以上；2. 潛在變項的成分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在 .60 以上；3. 潛在變項之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在 .50 以上；4. 所有估計的參數都達顯著水準。表 4 是本研究的理論模式之個別項目信度、潛在變項的成分信度及平均變異抽取量之摘要表。

由表 4 可知，測量指標的個別項目信度除了寂寞的「社會疏離」為 .41 之外，其餘皆在 .60 以上，潛在變項的成分信度分別是 .908、.922 以及 .814，均在 .60 以上，而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833、.747 及 .598，均達 .50 以上的標準，而且所有估計的參數都達顯著水準。

表 4

本研究模式的個別項目信度、潛在變項之成分信度及平均抽取變異摘要

變項	測量指標之 個別項目信度 (R^2)	潛在變項之 成分信度	潛在變項之 平均變異抽取量
害羞		.908	.833
害羞外顯	.96		
害羞內隱	.70		
婚姻親密度		.922	.747
心理親密度	.91		
性親密度	.65		
社會親密度	.67		
身體親密度	.76		
寂寞		.814	.598
孤單無助	.78		
社會疏離	.41		
孤立無援	.60		

整體而言，經由基本適配標準，整體模式適配度及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等三方面的評鑑後，顯示本研究模式具有不錯的內在及外在品質。

二、潛在變項間效果之評估

潛在變項間的徑路模式包括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和整體效果(total effect)三方面，圖 2 是本研究理論模式標準化解的模式圖，圖中由潛在變項指向觀察變項的單箭頭旁之數字為測量加權係數，相當於傳統因素分析的因素負荷量；而在觀察變項上方或旁邊的數值為個別項目信度，相當於傳統因素分析的共同性；潛在變項指向潛在變項的單箭頭旁之數字為結構加權係數，也就是傳統徑路分析的徑路係數。以下依序加以說明。

(一) 潛在變項間直接效果

1. 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

從表 2 及圖 2 可知，害羞對婚姻親密度(γ_{11}

$= -0.213$, $t = -4.020$, $p < .001$)及對寂寞(γ_{21} $= .434$, $t = 8.116$, $p < .001$)的標準化直接效果皆有達顯著水準，因此，假設 1:「害羞對婚姻親密度有直接效果」，以及假設 2:「害羞對寂寞有直接效果」獲得支持。害羞對婚姻親密度有負向效果；而對寂寞有正向效果，此結果顯示害羞程度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其婚姻親密度預期會降低 0.213 個標準差。另外，婚姻親密度相同的人，其害羞程度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則其寂寞的得分預期會提高 0.434 個標準差。

2. 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

根據表 2 的資料顯示，婚姻親密度對寂寞($\beta_{21} = -0.332$, $t = -6.910$, $p < .001$)的標準化直接效果值為-.33，達到顯著水準，婚姻親密度愈低者，其寂寞的得分愈高。因此，假設 3:「婚姻親密度對寂寞有直接效果」獲得支持。害羞程度相同的人，其婚姻親密度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則其寂寞的得分預期會降低 0.332 個標準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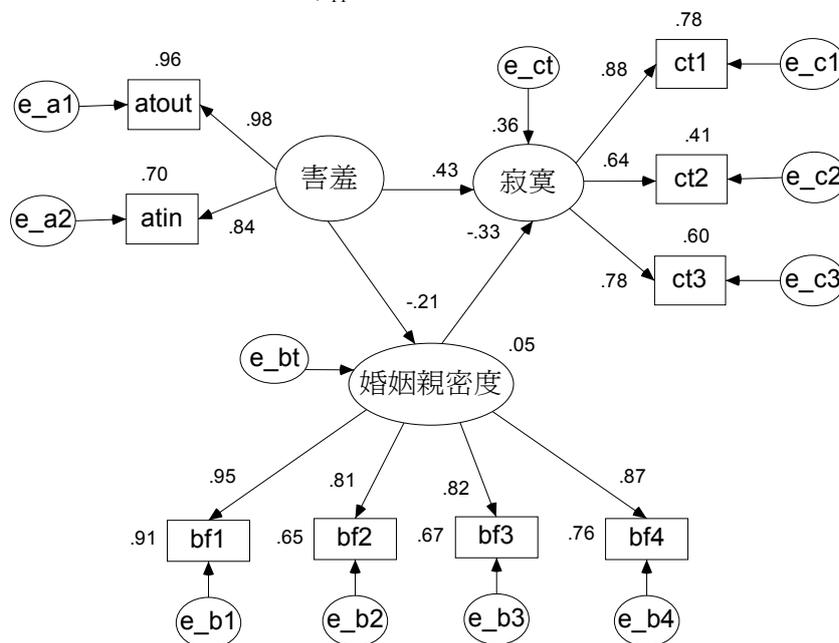


圖 2 本研究理論模式標準化解的徑路模式圖

註：atout:害羞外顯；atin：害羞內隱；bf1：心理親密度；bf2：性親密度；bf3：社會親密度；bf4：身體親密度；ct1：孤單無助；ct2：社會疏離；ct3：孤立無援

3. 潛在依變項可被解釋的變異量比率

由圖 2 顯示，婚姻親密度的 R^2 值是 .05，顯示害羞能解釋個體婚姻親密度總變異量的 5%。而寂寞的 R^2 值是 .36，亦即害羞和婚姻親密度可以解釋個體寂寞總變量的 36%，其中以害羞的直接效果較大（標準化迴歸係數是 .43），婚姻親密度的直接效果次之，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33。

(二) 潛在依變項的間接效果

本研究爲了要分析潛在依變項的間接效果，研究者先分別分析「害羞對婚姻親密度」、「婚姻親密度對寂寞」、「害羞對寂寞」之直接效果，結果發現害羞對婚姻親密度的直接效果為 -.23；婚姻親密度對寂寞的直接效果為 -.42；而害羞對寂寞的直接效果為 .50，皆達 .001 的顯著水準。接下來，同時以害羞及婚姻親密度預測寂寞（將婚姻親密度視為中介變項），結果顯示排除婚姻親密度對寂寞之影響後，害羞對寂寞的直接效果由 .50 縮小為 .43，仍達 .001 的顯著水準。另外，排除害羞對寂寞之影響後，婚姻親密度對寂寞的直接效果由 -0.42 縮小為 -0.33，仍達 .001 的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婚姻親密度在整個徑路模式中具有部分中介的效果，但非完全中介。

本研究假定害羞不但對寂寞有直接效果，也透過婚姻親密度對寂寞有間接效果。研究發

現其標準化的間接效果為 .071($-.213 \times -.332$)，達 .001 統計顯著水準。顯示害羞也會透過婚姻親密度對寂寞產生間接的影響，婚姻親密度對害羞和寂寞之間具有部分中介的效果。因此，假設 4：「害羞會透過婚姻親密度對寂寞具有間接效果」獲得支持。

(三) 潛在變項間的整體效果

害羞可以透過婚姻親密度的中介而影響到個體的寂寞，間接效果值為 .071($-.213 \times -.332$)，而害羞對個體寂寞的直接效果值是 .434，加總直接效果和間接效果所得的整體效果是 .505，且為正值，可見，害羞對寂寞的整體效果為 .505，而其中大多來自於害羞對寂寞的直接效果。

而害羞對婚姻親密度的直接效果為 -.213，因沒有間接效果，所以其整體效果為 -.213，因其數值為負，可見害羞對個體的婚姻親密度有負向的影響，由圖 2 可知，害羞可以解釋個體婚姻親密度近 5% 的變異量。至於婚姻親密度對寂寞的直接效果為 -.332，因沒有間接效果，所以整體效果為 -.332，因其數值為負，顯示婚姻親密度可以降低個體的寂寞。爲更了解其效果關係，茲將本研究潛在變項之間的效果值統整成表 5。

表 5

本研究模式潛在變項的標準化直接、間接及整體效果值

潛在預測變項	潛在被預測變項	
	婚姻親密度	寂寞
害羞	直接效果	-.213***
	間接效果	—
	整體效果	-.213***
婚姻親密度	直接效果	—
	間接效果	—
	整體效果	-.332***

*** $p < .001$

三、男女生在模式等同性之比較

為了解男女生在假設模式上是否具有等同性，因此，以多群體分析進行考驗，表 6 是各個模式的適合度指標及簡效性指數，至於多群

體分析之階層模式的比較(Nested Model Comparisons)，在假定未限制模式正確時，測量加權模式之 χ^2 值為 5.194, $p = .519$ ，為簡化表的內容，因此，從假定測量加權模式正確之部分開始呈現數據，詳如表 7 所示。

表 6

五種模式的適合度指標及簡效性指數摘要表

模式	χ^2	df	p 值	GFI	AGFI	NFI	RFI	IFI	NNFI	CFI	NCI	GH	AIC	BCC
未限制模式	128.472	60	.000	.937	.892	.949	.923	.967	.950	.967	.922	.982	212.472	216.966
測量加權模式	133.666	54	.000	.935	.892	.947	.929	.967	.956	.967	.910	.979	205.666	209.518
結構加權模式	136.868	57	.000	.934	.896	.945	.931	.967	.958	.967	.909	.979	202.868	206.399
結構共變模式	137.194	58	.000	.934	.897	.945	.932	.968	.960	.967	.910	.979	201.194	204.618
結構殘差模式	138.983	60	.000	.932	.899	.944	.933	.968	.961	.968	.910	.980	198.983	202.193

表 7

本研究模式多群體分析之階層模式比較表

1.假定測量加權模式正確：											
模式	χ^2	df	p 值	Δ NFI	Δ IFI	Δ RFI	Δ NNFI	Δ CFI	Δ NCI	Δ GH	
結構加權模式	3.201	3	.362	.001	.001	-.002	-.002	.000	.001	.000	
2.假定結構加權模式正確：											
模式	χ^2	df	p 值	Δ NFI	Δ IFI	Δ RFI	Δ NNFI	Δ CFI	Δ NCI	Δ GH	
結構共變模式	0.326	1	.568	.000	.000	-.001	-.001	.000	-.001	.000	
3.假定結構共變模式正確：											
模式	χ^2	df	p 值	Δ NFI	Δ IFI	Δ RFI	Δ NNFI	Δ CFI	Δ NCI	Δ GH	
結構殘差模式	1.789	2	.409	.001	.001	-.001	-.001	-.001	.000	-.001	

由表 6 的模式適合度及簡效性指數可知，結構殘差模式的 AGFI、RFI 及 NNFI 之值都較佳，而且其簡效性指數也較小，而表 7 的階層模式比較結果顯示，如果可以接受限制「結構共變」模式，那麼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拒絕「結構殘差」模式是正確的假定。但因 χ^2 易受人數之影響，因此，也採用其他的參考指標。Cheung 和 Rensvold 在 2002 年建議以 CFI, Gamma-hat 以及 McDonald's NFI 三種指標之改變作為評估方程模式是否具有多群體不變性之指標，因其較不會受到樣本和模式複雜度的影響，其標準是 Δ CFI 為 .01, Δ GH 為 .001, Δ NCI 為 .02 (引自吳裕益, 2013)。由表 7 可知

，不論採用 CFI 降低不超過 .01、NCI 降低不超過 .02 或是 GH 降低不超過 .001 之標準，都可採用結構殘差模式。本研究同時考慮模式適合度、簡效性指標及多群體的階層模式之比較結果，最後乃採取結構殘差模式，如圖 3 所示。

圖 3 的模式乃是限定男女生這兩個群體的受試，其測量加權、結構加權、結構共變及結構殘差都相等，也就是所謂的「結構殘差」模式的結構圖。因此，本研究對立假設 5、6、7、8 未獲得支持，男女生在測量加權、結構加權、結構共變及結構殘差等模式上皆無顯著差異。

四、男女生在結構平均數之比較

為了解男女生在結構平均數之差異，研究

者以包含平均數及截距的多群體進行考驗，結果如表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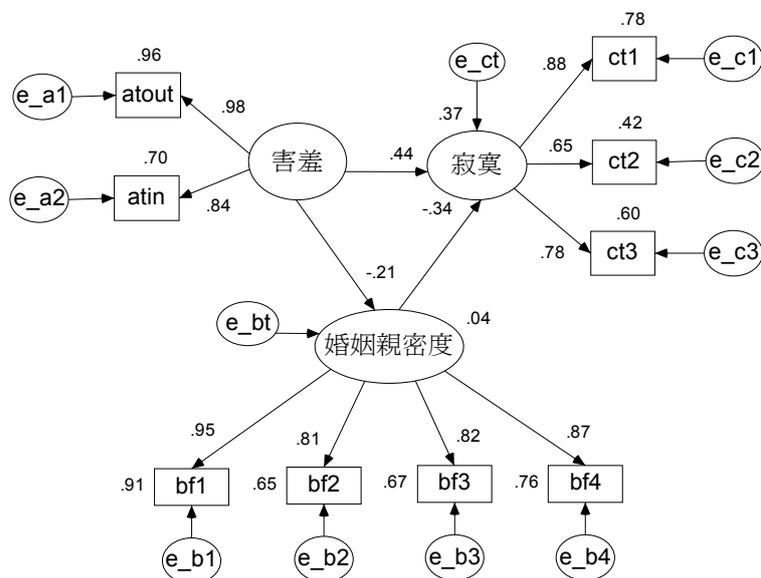


圖 3 男女生結構殘差模式圖

註：atout:害羞外顯；atin：害羞內隱；bf1：心理親密度；bf2：性親密度；bf3：社會親密度；bf4：身體親密度；ct1：孤單無助；ct2：社會疏離；ct3：孤立無援

表 8

男女生結構平均數之差異比較表

測量指標	男		女		CR	p	效果量 (d)
	M	SD	M	SD			
害羞	0	13.52	1.70	17.70	0.889	0.374	0.13
婚姻親密度	0	13.52	-1.15	17.70	-0.724	0.469	-0.08
寂寞	0	2.94	-0.46	2.96	-1.391	0.164	-0.16

由表 8 可知，當男生的結構平均數設定為 0 時，女生在害羞、婚姻親密度及寂寞的結構平均數分別是 1.70、 -1.15 及 -0.46，女生的害羞比男生高了 0.13 個標準差，而婚姻親密度則比男生低了 0.08 個標準差，至於寂寞比男生低了 0.16 個標準差，但皆未達顯著差異。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男女生的結構平均數未達顯著差異，因此，假設 9：「男女生在結構平均數上有差異」並未獲得支持。

肆、綜合討論

本研究發現害羞對婚姻親密度有負向的直接效果，標準化徑路係數為 -.213，顯示害羞對個體的婚姻親密度有負向的影響，愈害羞的人所知覺到的婚姻親密度愈低。有關婚姻滿意度或婚姻親密度的研究皆顯示：個人的溝通與社交技巧（衝突管理、情緒支持、自我揭露等），以及情緒技巧（如辨識情緒、表達情緒、同理心、負向情緒管理能力...等等）是影響個體

婚姻滿意度或婚姻親密度的重要指標(Chelune et al.,1984; Cordova et al., 2005; Flora & Segrin, 1999; Lawrence et al., 2008; Meeks et al., 1998; Mirgain & Cordova, 2007; Waring & Chelune, 1983),而大量以未婚者為對象的研究顯示：害羞者本身較缺乏社交技巧(Briggs et al., 1986; Bruch et al., 1998; Cheek & Buss, 1981; Miller, 1995)，在溝通能力的表現也較差(Duran & Kelly, 1989; Prisbell, 1991)，較缺乏自我揭露的特質(Matsushima et al., 2000)。

本研究是以已婚者為對象，發現害羞者在婚姻親密度上的感受較低，可見，害羞者缺乏溝通與社交能力，以及情緒技巧等特質，可能在其婚後持續對婚姻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因而對個體的婚姻親密度造成影響，不過，因害羞對婚姻親密度的變異解釋量只有 5%，表示害羞對婚姻親密度的直接影響雖有顯著，但並不大，可見，影響個體婚姻親密度的因素，除了害羞的個人因素之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變項。曾文志(1996)的研究發現，年齡、子女數、教育程度、父母婚姻狀況、家庭組織、宗教信仰，以及生活經驗(離婚念頭、生活快樂性、生活滿意度和相處困擾度)都會影響成年早期的婚姻親密度。因此，未來可進一步對其他的變項進行探討。本研究顯示害羞者所感受的婚姻親密度較低之結果，與瑞典(Möller & Stattin, 2001)的男性和美國(Baker & McNulty, 2010)的夫妻之研究結果相似，也許害羞對個體婚姻親密度的影響，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皆顯示其負面的影響，不過，這有待更多的研究來加以證實。

其次，在婚姻親密度和寂寞部分，研究顯示婚姻親密度對寂寞有負向的直接效果，標準化徑路係數為 $-.332$ ，顯示愈在婚姻當中感受到親密度的個體，愈不會感到寂寞。此與 Waring 和 Chelune(1983)和 Sandhya(2009)的研究發現夫妻間親密的感受與其快樂指數和正向情緒有正相關存在的研究結果相似。也與 Prager 和 Duhrmester(1998)的研究一致，亦即當個體所感受到的親密度越高，則其寂寞的感

受會較低。可見夫妻間如果婚姻親密度愈高，則個體愈能保持愉悅的正向情緒，也比較不會感到寂寞。

而在害羞與寂寞部分，研究顯示害羞對寂寞有正向的直接效果，標準化徑路係數為 $.434$ ，顯示害羞對已婚者的寂寞有正向的影響，愈害羞的人愈會感到寂寞。本研究雖然以已婚者為對象，但是研究結果和先前以未婚者為對象的文獻一致，亦即害羞和寂寞有顯著的相關存在(蔡銘津, 2004; 蘇素美, 1995, 1996, 2010; Booth et al., 1992; Ishiyama, 1984; Jones & Carpenter, 1986; Kamath & Kanekar, 1993; Maroldo, 1981; Mehrabian & Stefl, 1995)。研究者本來懷疑是否害羞者與愛人進入婚姻之後，其寂寞的感受會降低，但由研究結果顯示，已婚者的害羞特質仍和寂寞有重要的關連存在。

至於害羞、婚姻親密度與寂寞部分，研究顯示害羞不僅對寂寞有直接效果，也會透過婚姻親密度而對寂寞產生間接效果。害羞對寂寞的直接效果是 $.434$ ，透過婚姻親密度的中介而影響到的寂寞之間接效果為 $.071$ ，合計效果值其為 $.505$ ，而且為正值。可見害羞不僅對個體的寂寞和婚姻親密度有直接效果存在，害羞也會影響個體對婚姻親密度的感受，進而間接對害羞和寂寞之間的關係產生影響。亦即害羞的特質不僅會直接導致已婚者的寂寞，也會降低個體在婚姻中所感受到的親密度，而這種親密度的不足，會增加已婚者的寂寞感，所以，害羞也會透過婚姻親密度對寂寞產生間接的影響。而在對寂寞的影響上，害羞對寂寞的影響，大多來自直接效果，顯示對已婚者而言，寂寞的主要來源是害羞，害羞透過婚姻親密度而影響寂寞的間接效果雖然顯著，但影響力較小。另外，婚姻親密度對個體的寂寞也有顯著性之影響(直接效果為 $-.332$)，但比害羞的直接效果 $.434$ 要小，可見整體而言，對寂寞的影響，以害羞的直接效果最大，其次是婚姻親密度的直接效果，而以害羞透過婚姻親密度來影響寂寞的間接效果最小。顯示害羞直接對已婚者的寂寞有最大的影響力，其次是婚姻親密度的

影響，而害羞雖可透過婚姻親密度來影響已婚者的寂寞，但其影響力並不大。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婚姻親密度在害羞對寂寞之影響模式只具有部分中介的效果，顯示對已婚者而言，害羞和寂寞之間有更重要的中介變項存在。有關害羞與寂寞之間的關係，Jackson 等人(2002)曾以大學生為對象，用徑路分析(path analysis)的統計方法，探討人際能力、社會支持，以及預期被拒絕等三個變項在害羞和寂寞之間所扮演的中介效果，結果發現三個變項有部分的中介效果存在，害羞、人際能力、社會支持和預期被拒絕等四個變項共可解釋 52%的寂寞變異量，但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何害羞者更可能感到寂寞。Jackson 等人(2002)是以未婚者為對象，而本研究的受試乃是已婚者，而 Jackson 等人(2002)乃是直接以害羞者本身的人際能力為測量變項，而本研究所關注的重點在於害羞者在婚姻中所感受到的婚姻親密度，因此，未納入害羞者本身的人際技巧能力。因害羞與婚姻親密度之間的文獻付之闕如，因此，研究者乃是透過檢視害羞者本身缺乏促進婚姻親密度的人際能力，來推論害羞對婚姻親密度的影響，也許害羞是透過人際能力才對婚姻親密度產生間接的影響，害羞對婚姻親密度的直接效果並不大，因而造成在本研究模式中，婚姻親密度的中介效果較小。不過，這樣的假設，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加以證實。因此，未來研究建議在害羞和寂寞之間加上一些重要的人際能力變項，如婚姻溝通與協調能力，以便釐清這些因素在已婚者的害羞和寂寞之間所扮演的角色。另外，Barbour(1993)指出，婚姻關係的品質是預防已婚者寂寞的重要因素，因此，未來研究也可以將婚姻的品質列為研究的變項。

在性別差異部分，因男女生在本研究模式上具有等同性，男女生在測量加權、結構加權、結構共變與結構殘差上皆沒有顯著差異，而且男女生在結構平均數上也沒有達顯著差異，顯示害羞對男女生的婚姻親密度及寂寞的影響沒有顯著差別；而婚姻親密度對男女生的寂寞

也有相似的影響。此研究結果與 Baker 和 McNulty(2010)以美國夫妻為對象，所得到的結果相似，亦即夫妻的害羞都和婚姻滿意度有顯著的負相關，但與 Möller 和 Stattin(2001)以瑞典夫妻和同居者為對象，發現只有男性的害羞才可以有效預測中年時的關係親密度之結果有所不同。本研究與 Baker 和 McNulty(2010)乃是同時蒐集受試的害羞和婚姻親密度或婚姻滿意度的資料，但 Möller 和 Stattin(2001)則是以青少年時被母親評為害羞的受試去預測其中年時和伴侶之間的親密關係。因為 Möller 和 Stattin(2001)的研究對象除了已婚者外，也包括同居者，除了資料蒐集時間的差異之外，受試之間的不同，也可能是造成結果不同的原因。另外，也有可能是社會文化的差異所造成，我國與美國的已婚男女，其害羞皆與婚姻親密度或婚姻滿意度成負相關，而對瑞典的已婚或同居之男性也是如此，但瑞典的已婚或同居之女性其害羞特質與伴侶之間的關係親密度關連性並不大。這樣的性別差異，是否是社會文化的因素所造成，則有待更多的跨文化之研究來加以證實。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已婚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害羞、婚姻親密度與寂寞之間的關係，以下針對本研究結論與建議加以介紹。

一、結論

本研究獲得以下之結論：

(一)害羞對婚姻親密度與害羞皆具有直接效果，婚姻親密度對寂寞有直接效果，而害羞會透過婚姻親密度對個體的寂寞產生間接效果，顯示婚姻親密度對害羞和寂寞之間具有部分中介的效果。

本研究發現害羞對婚姻親密度有負向的直接效果，顯示害羞對個體的婚姻親密度有負向的影響，愈害羞的人所知覺到的婚姻親密度愈

低。在婚姻親密度和寂寞部分，研究顯示婚姻親密度對寂寞有負向的直接效果，顯示愈在婚姻當中感受到親密度的個體，愈不會感到寂寞。可見夫妻間如果婚姻親密度愈高，則個體愈能保持愉悅的正向情緒，也比較不會感到寂寞。而在害羞與寂寞部分，研究顯示害羞對寂寞有正向的直接效果，顯示害羞對已婚者的寂寞有正向的影響，愈害羞的人愈會感到寂寞。至於害羞、婚姻親密度與寂寞部分，研究顯示害羞不僅對寂寞有直接效果，也會透過婚姻親密度而對寂寞產生間接效果。亦即害羞的特質不僅會直接導致已婚者的寂寞，也會降低個體在婚姻中所感受到的親密度，而這種親密度的不足，會增加已婚者的寂寞感。

(二)男女生在本研究模式上具有等同性，而男女生在害羞、婚姻親密度及寂寞的結構平均數上則沒有顯著差異存在。

本研究發現男女生在測量加權、結構加權、結構共變與結構殘差上皆沒有顯著差異，表示男女生在本研究模式上具有等同性，顯示害羞對男女生的婚姻親密度及寂寞的影響沒有顯著差別；而婚姻親密度對男女生的寂寞也有相似的影響。另外，男女生在結構平均數上也沒有達顯著差異，表示男女生在害羞、婚姻親密度及寂寞上都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二、建議

以下針對本研究的結果，以及未來的研究提出建議：

(一) 對研究結果之建議

1. 重視害羞者婚後的輔導工作

本研究發現害羞的特質在個體進入婚姻之後，會降低其婚姻親密度的感受，增加個體的寂寞感。由於害羞的研究幾乎大多是以未婚者為對象，雖然證實了害羞和寂寞、憂鬱等心理適應問題有相關存在。但是，對於害羞者進入婚姻之後，個體寂寞情況的相關研究仍付之闕如，因此，研究者才會進行此議題的探討。本研究以已婚者為對象，發現害羞的特質在婚後

對個體的婚姻生活仍有負向的影響，可見害羞者在與戀人進入婚姻之後，其寂寞感並不會因有了伴侶而消失。由於婚後個體所要面對的人際問題可能更多元，因此，如何協助害羞者度過從單身到已婚這個人生的重要階段，協助其婚姻上的適應，是諮商輔導人員需要關注與了解的議題。

2. 協助害羞者降低婚姻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寂寞感

本研究發現害羞對寂寞有正向的直接效果存在，顯示不只是大學生的害羞與寂寞有正相關，對已婚者而言，也是如此，可見害羞對個體的寂寞有深遠的影響。害羞者在人際互動中往往採取被動消極的方式，不會主動和別人交談，這種人際上的退縮，使得他們不容易認識新朋友，拓展自己的生活領域，而所得到的社會支持較少，容易產生寂寞感。對已婚的害羞者而言，往往以家庭為生活的重心，Caspi 等人(1988)的研究便發現，害羞的女性在婚後比非害羞者更可能遵循生育小孩和擔任家庭主婦的傳統婚姻型態。因此，應協助已婚的害羞者建立婚姻以外的人際關係，教導其以漸進的方式，先從較不具威脅的社會互動開始，逐步地引導其拓展社交生活，建立社會支持網絡，以降低其寂寞感。

3. 增進害羞者在婚姻中所感受到的親密度

本研究發現婚姻親密度對寂寞有負向的直接效果，顯示提升個體的婚姻親密度可以降低其寂寞感。由於害羞者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較差，在進入婚姻之後，面對更複雜與多元化的角色更易產生挫敗感。因此，宜協助害羞者如何去經營婚姻，處理婚姻中所面對的議題，例如：如何向配偶表達親密感，家事要如何分工，如何與姻親和諧的互動與交流……等等問題，教導其婚姻生活有效的溝通技巧，將可以降低婚姻所帶來的壓力，增進夫妻之間的情感交流，提高婚姻的品質，進而降低寂寞的感受。

(二) 研究限制及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1. 研究限制

(1)本研究礙於時間及人力之關係，研究的受試之職業大多為教師或是軍訓教官，因此在研究結果的推論上要小心謹慎，不宜作過度的推論。

(2)本研究雖然採用線性結構模式進行資料分析，但是，變項資料是在同一個時間點取得，並不是長期研究，因此，不宜作過度的因果推論。

2.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大多是教師或是軍訓教官，因此，建議未來可以擴大研究對象，探討更多元背景變項的已婚者，其害羞、婚姻親密度與寂寞之關係。

(2)研究變項：

本研究發現，婚姻親密度只對害羞和寂寞之間有部分中介的效果，因此，除了婚姻親密度之外，可進一步去探討婚姻的溝通協調能力，個體所感受到的社會支持，或者是婚姻關係的品質對害羞已婚者寂寞的影響。

(3)研究方法：建議未來可進行縱貫性研究，在不同的時間點取得資料，對害羞、婚姻親密度和寂寞的因果關係做更深入的探討。

收稿日期：103.2.18

複審一日期：103.4.20

複審二日期：103.7.1

通過刊登日期：103.7.7.

參考文獻

- 王以仁 (1989)。大學生寂寞之相關研究。**嘉義師院學報**，3，1-53。
- 李怡萍 (2006)。夫妻依附風格、婚姻親密與寂寞感之相關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輔導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 張欣怡 (2007)。親密關係中寂寞經驗之分析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諮商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縣。

吳靜吉 (1999)。害羞、寂寞、愛。台北：遠流。

吳裕益、林月仙 (2000)。國小中低年級數學診斷測驗之編製及理論模式之驗證研究。**測驗年刊**，47 (2)，1-15。

吳裕益 (2013)。線性結構模式的理論與應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未出版

陳正昌、程炳林 (1998)。SPSS、SAS、BMDP統計軟體在多變量統計上的應用。台北：五南。

曾文志 (1996)。成年早期婚姻親密量表之編製及影響婚姻親密之因素探討。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蔡銘津 (2004)。青年學生寂寞與害羞的輔導。**學生輔導雙月刊**，94，104-129。

蘇素美 (1995)。大學生害羞現狀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中華輔導學報**，3，200-229。

蘇素美 (1996)。害羞量表的發展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蘇素美 (2010)。害羞與寂寞、憂鬱之關係研究：以歸因型態為中介變項。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編號：NSC 98-2410-H-017-006)。

蘇素美、吳裕益 (2008)。害羞量表之修訂及其效度研究。**教育與心理研究**，31 (4)，53-82。

Asendorpf, J. B. (2000). Shyness and adaptation to the social world of university. In W. R. Crozier (Ed.), *Shyness: Development, consolidation and change* (pp. 103-120). New York, NY: Routledge.

Backteman, G., & Magnusson, D. (1981). Longitudinal stability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9(2), 148-160.

Bagozzi, R. P., & Yi, Y. (1988). *On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models*. *Academic of*

- Marketing Science*, 16, 74-94.
- Baker, L., & McNulty, J. K. (2010). Shyness and marriage: Does shyness shape even established relatio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5), 665-676.
- Barbour, A. (1993). Research report: Dyadic loneliness in marriage.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Psychodrama & Sociometry*, 46(2), 70-73.
- Booth, R., Bartlett, D., & Bohnsack, J. (1992).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loneliness, and shyness i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33, 157-162.
- Briggs, S. R., Cheek, J. M., & Jones, W. H. (1986). Introduction. In W. H. Jones, J. M. Cheek, & S. R. Briggs (Eds.), *Shyness: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pp. 1-14). New York, NY: Plenum Press.
- Browne, J. A., & Howarth, E. (1977). A comprehensive factor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items: A test of twenty putative factor hypothese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12, 399-427.
- Bruch, M. A., Berko, E. H., & Haase, R. F. (1998). Shyness, masculine ideology,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emotional inexpressiveness: Testing a mediational model of men's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5(1), 84-97.
- Caprara, G. V., Steca, P., Cervone, D., & Artistic, D. (2003). The contribution of self-efficacy beliefs to dispositional shyness: On social-cognitive syst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disposi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1(6), 943-970.
- Caspi, A., Elder, G. H., Jr., & Bem, D. J. (1988). Moving away from the world: Life-course patterns by shy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4(6), 824-831.
- Cattell, R. B. (1965).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pp.77-102). Baltimore: Penguin.
- Cheek, J. M., & Buss, A. H. (1981). Shyness and socia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1(2), 330-339.
- Cheek, J. M., & Briggs, S. R. (1990). Shyness as a personality trait. In W. R. Crozier (Ed.). *Shyness and embarrassment: 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psychology* (pp.315- 33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lune, G. J., Waring, E. M., Vosk, B. N., Sultan, F. E., & Ogden, J. K. (1984). Self-disclosur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marital intimacy.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40(1), 216-219.
- Cordova, J. V., Gee, C. B., & Warren, L. Z. (2005). Emotional skillfulness in marriage: Intimacy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skillfulnes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4(2), 218-235.
- Demir, A., & Fisiloglu, H. (1999). Loneliness and marital adjustment of Turkish couple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3(2), 230-240.
- Duran, R. L., & Kelly, L. (1989). The cycle of shyness: A study of self-perceptions of communication performance. *Communication Reports*, 2(1), 30-38.
- Flora, J., & Segrin, C. (1999). Social skills are associated with satisfaction in close relationships. *Psychological Reports*, 84, 805-808.
- Harper, J. M., Schaalje, B. G., & Sandberg, J. G. (2000). Daily hassles, intimacy, and marital quality in later life marriag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8, 1-18.
- Herbener, E. S. (1993). Perso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unpleasant environments: The case of shyness. *Disserta-*

- 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53(8), 4409B.
- Ishiyama, F. I. (1984). Shyness: Anxious social sensitivity and self-isolating tendency. *Adolescence*, 19(76), 903-911.
- Jackson, T., Fritch, A., Nagasaka, T., & Gunderson, J. (2002). Towards explai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hyness and loneliness: A path analysis with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0(3), 263-270.
- Jones, W. H., & Carpenter, B. N. (1986). Shyness, social behavior, and relationships. In W. H. Jones, J. M. Cheek, & S. R. Briggs (Eds.), *Shyness: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pp. 227-238). New York, NY: Plenum Press.
- Kamath, M., & Kanekar, S. (1993). Loneliness, shyness, self-esteem, and extraversion.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3(6), 855-857.
- Kerr, M., Lambert, W. W., & Bem, D. J. (1996). Life course sequelae of childhood shyness in Sweden: Comparis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2(6), 1100-1105.
- Kirby, J. S., Baucom, D. H., & Peterman, M. A. (2005). An investigation of unmet intimacy needs in marit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31(4), 313-325.
- Lawrence, E., Pederson, A., Bunde, M., Barry, R.A., Brock, R.L., Fazio, E., et al. (2008). Objective ratings of relationship skills across multiple domains as predictors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trajectori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5(3), 445-466.
- Levine, S. W. (2000). *Gender differences in loneliness and marital quality in young married coupl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California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California.
- Maroldo, G. K. (1981). Shyness and loneliness among college men and women. *Psychological Reports*, 48, 885-886.
- Maroldo, G. K. (1982). Shyness and love on a college campus.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55, 819-824.
- Matsushima, R., Shiomi, K., & Kuhlman, D. M. (2000). Shyness in self-disclosure mediated by social skill. *Psychological Reports*, 86(1), 333-338.
- Meeks, B. S., Hendrick, S. S., & Hendrick, C. (1998). Communication love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5(6), 755-773.
- Mehrabian, A., & Stefl, C. A. (1995). Basic temperament components of loneliness, shyness, and conformity.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3(3), 253-264.
- Miller, R. S. (1995). On the nature of embarrassability: Shyness, social evaluation, and social skil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3, 315-339.
- Mirgain, S. A., & Cordova, J. V. (2007). Emotion skills and marital health: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bserved and self-reported emotion skills, intimacy,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6(9), 983-1009.
- Möller, K., & Stattin, H. (2001). Are close relationships in adolescence linked with partner relationships in midlife? A longitudinal, prospectiv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5(1), 69-77.
- Newman, P. R. & Newman, B. M. (1981). *Living: The process of adjustment*. Homewood, IL: The Dorsey Press.
- Olsen, V. F. (1980). *Loneliness in marriage: Women's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Un-

- 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 New York.
- Prager, K. J., & Duhrmester, D. (1998). Intimacy and need fulfillment in coupl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5*(4), 435-469.
- Prisbell, M. (1991). Shyness and self-reported compet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8*, 141-148.
- Russell, D., Peplau, L. A., & Cutrona, C. E. (1980). The revised UCLA Loneliness Scale: Concurr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3), 472-480.
- Sandhya, S. (2009). The social context of marital happiness in urban Indian couples: Interplay of intimacy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35*(1), 74-96.
- Schaefer, M. T., & Olson, D. H. (1981). Assessing intimacy: The Pair Inventory.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7*(1), 47-60.
- Waring, E. M., & Chelune, G. J. (1983). Marital intimacy and self-disclosur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9*(2), 183-190.
- Watson, A. K. (1987). *Communication implications of shyness: A report from shy peop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Easter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yracuse, NY.
- Weiss R. S. (1982). Issues in study of loneliness. In L. A. Peplau, & D. Perlman (Eds.), *Loneliness: A sourcebook of current theory, research and therapy* (pp.71-80). NY: John Wiley & Sons, Inc.
- Zimbardo, P. G. (1977). *Shyness: What it is, what to do about it*. New York, NY: Addison Wesley.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hyness, Marital Intimacy and Loneliness :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u, Su-Mei Wu, Yuh-Yih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hyness, marital intimacy and marital loneliness, and test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arital intimac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yness and loneliness. A structural model comprising shyness, marital intimacy and loneliness was constructed. Gender equivalency in the pathway model was also tested. The subjects were 421 married adults in Taiwa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marital intimac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yness and loneliness. Shyness directly affected the subjects' marital intimacy and loneliness, marital intimacy directly affected loneliness, and shyness indirectly affected loneliness through marital intimacy; and (2) the study model showed equivalency between the different genders, with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structural means.

Keywords: loneliness, marital intimacy, shynes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u, Su-Mei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t1696@nknuc.nknu.edu.tw)

Wu, Yuh-Y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